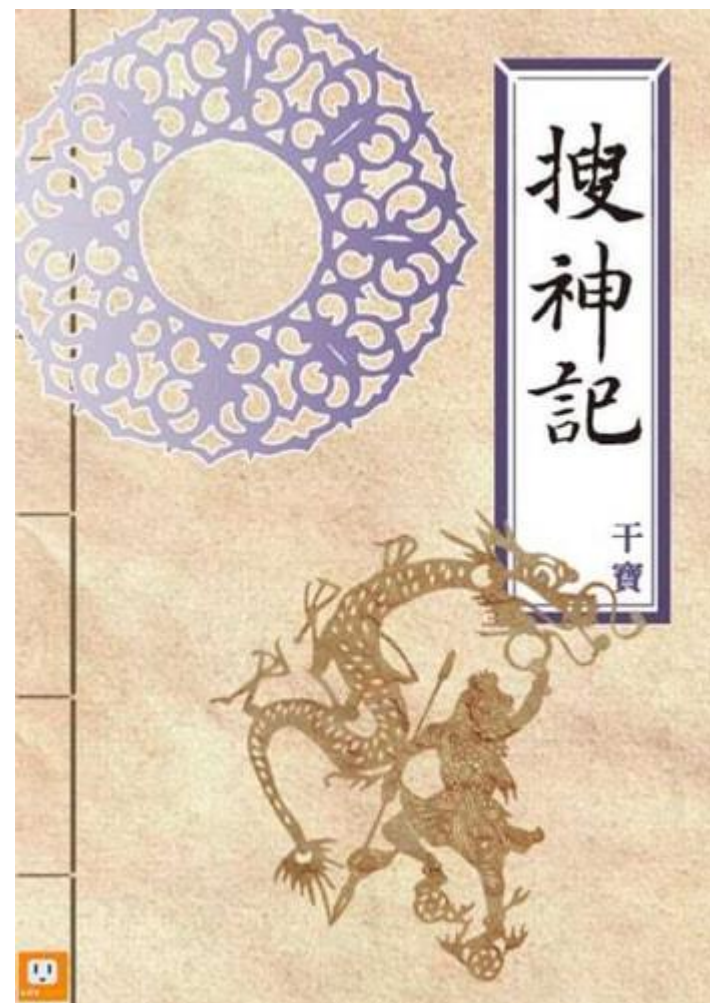


志怪小說與《搜神記》



◎志怪小說與《搜神記》資料補充

一、《搜神記》可說是魏晉最著名的一部志怪小說。

（一）「志怪」一詞出自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」

（二）到了魏晉時期，一些記載鬼神怪異的小說多以「志怪」為名，如：祖台之、孔約均著有《志怪》，殖氏有《志怪記》，尚有佚名所作《志怪集》、《志怪傳》、《志怪錄》等多種。「志怪」一詞從動詞性詞語一變而為書名的專稱。

（三）至唐末段成式才第一次在《酉陽雜俎·序》中明確提出「志怪小說之書」，將「志怪」與「小說」聯繫在一起，已揭示出這類志怪書的小說性質。

志怪小說與《搜神記》資料補充

（四）到了明代萬曆年間，胡應麟在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中，將小說分為六類，第一類即為「志怪」或「志怪小說」，進一步賦予「志怪」以小說分類學上的確切含義。

（五）清代以後編寫的文學史，大多立有「志怪小說」一目。「志怪小說」這一名稱，已為廣大研究者所公認。

二、志怪小說所反映的對象，多為神仙鬼魂、精怪妖異、凶祥卜夢，以及殊方異物之類，用以泛指社會上和自然界一切反常現象，包括非常之事、非常之物和非常之人。

志怪小說與《搜神記》資料補充

三、志怪小說萌芽於先秦，形成於兩漢，繁榮於魏晉南北朝。

（一）先秦志怪極少，且多已散失不存。僥倖保存的有「古今語怪之祖」《山海經》（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所言），這是一部融合神話傳說及博物地理為一爐的「雜體小說」（《四庫總目提要》之言），形式雖與志怪有所不同，但亦具有志怪小說的某些特質，對後來的志怪影響甚大。

（二）兩漢志怪開始定型，作品數量漸多，藝術上也有所進步；但多神仙家言，題材不夠廣泛；體制仍保留著雜史雜傳或方經地志的成分，不夠精純。

（三）到了魏晉時期，志怪才大量湧現，今知者約三十種左右。著名的如曹丕《列異傳》、王浮《神異記》、張華《博物志》、郭璞《玄中記》、葛洪《神仙傳》、王嘉《拾遺記》、干寶《搜神記》，以及著者不詳(一說劉歆，一說葛洪)的《西京雜記》等。

志怪小說與《搜神記》資料補充

四、魏晉志怪能得以飛速發展的原因在於：

（一）它們的作者大多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文人，如曹丕、張華、郭璞、葛洪、王嘉、干寶、陶潛等，都是有名的詩人、學者或歷史家。

（二）魏晉時期志怪小說之所以能夠空前繁榮，也有其深刻的時代原因。這個時期，社會動盪，戰亂不息，朝政黑暗，民不聊生，這正是鬼神傳說孳生的極好土壤。以《搜神記》為例，今存四百六十四篇中，至少有近二百篇與戰亂有關。

（三）佛道的流行，影響遍及社會各階層。宗教思想中鬼神顯靈、肉體飛昇、靈魂不死、輪迴報應之類的觀念，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。宗教的盛行，造成了大批鬼神傳說的出現和流傳。

（四）此外，談風的盛行，也有助於鬼神傳說的流傳。魏晉談風，包括清談和閒談兩類。清談用以品評人物或談論玄理，對軼事小說影響較大。而閒談多以「民間細事」、「淺俗委巷之語」為內容，包括「神鬼之情況、萬物之變化、殊方之奇怪」（《抱朴子·疾謬》）等屬於志怪小說的描寫對象。

〈東海孝婦〉

漢時，東海孝婦養姑甚謹。姑曰：「婦養我勤苦，我已老，何惜餘年，久累年少。」遂自縊死。其女告官云：「婦殺我母。」官收繫之，拷掠毒治。孝婦不堪苦楚，自誣服之。時于公為獄吏，曰：「此婦養姑十餘年，以孝聞徹，必不殺也。」太守不聽。于公爭不得理，抱其獄詞，哭於府而去。自後郡中枯旱，三年不雨。後太守至，于公曰：「孝婦不當死，前太守枉殺之，咎當在此。」太守即時身祭孝婦冢，因表其墓。天立雨，歲大熟。

長老傳云：孝婦名周青，青將死，車載十丈竹竿，以懸五旛。立誓於眾曰：「青若有罪，願殺，血當順下；青若枉死，血當逆流。」既行刑已，其血青黃，緣旛竹而上，極標，又緣旛而下去。